

张道华 著

夜幕较量

作家出版社

张道华 著

夜幕较量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夜幕较量/张道华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1. 9
ISBN 7-5063-2169-6

I. 夜…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56002 号

夜幕较量

作者: 张道华

责任编辑: 林金荣

装帧设计: 李颖明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lubanshe.com>

印刷: 北京印刷一厂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260 千

印张: 12

插页: 2

印数: 001-10000

版次: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2169-6/I·2153

定价: 18.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张道华，男，1951年8月出生于广东博罗公庄镇。当过教师，1981年转行从警。在博罗县公安局供职至1992年3月调至惠州市公安局。1998年6月任副局长至今。主管刑侦工作期间，指挥侦破过建国以来最大的制贩冰毒案，全国罕见的跨省市特大盗销汽车集团案，危害多时的黑恶势力集团案，系列抢劫杀人绑票等暴力性案件，荣立个人一等功。闲时撰写过《当前广东侦破大要案件的教训及对策》、《对当前严打斗争若干问题的思考》等获奖论文，以及《刑警本色》、《向恶势力宣战》、《围剿打工帮》等报告文学。现为广东作家协会公安分会会员。

目 录

- 第一章 血案之谜/1
- 第二章 凌晨出击/13
- 第三章 狼狽为奸/27
- 第四章 纵虎归山/43
- 第五章 疯狂报复/61
- 第六章 寻踪凶犯/72
- 第七章 无奈元凶/94
- 第八章 绑票疑案/101
- 第九章 录音带失踪/111
- 第十章 周平在湖江/127
- 第十一章 沉重的责任/134
- 第十二章 扫黑行动/140
- 第十三章 警营再响哀乐/151
- 第十四章 旋涡暗流/163
- 第十五章 峰回路转/186
- 第十六章 “9801”迷踪/203
- 第十七章 初露端倪/210

- 第十八章 再起风云/223
- 第十九章 围剿劫匪/231
- 第二十章 追踪觅迹/257
- 第二十一章 市区劫案告破/269
- 第二十二章 毒道险恶/277
- 第二十三章 网罗高手/292
- 第二十四章 潜伏危机/299
- 第二十五章 欲擒故纵/310
- 第二十六章 追杀行动/326
- 第二十七章 决战前夕/335
- 第二十八章 全线出击/350
- 第二十九章 花落花开/371

第一章 血案之谜

湖江，粤东南海湾畔的一个美丽的中等城市。

春节刚过，一场春雨，把大地洗得特别清新透亮。市公安局大楼门前，昨天还满树红花的两棵木棉，经一晚的春风吹拂和细雨滋润，一早起来竟落红满地。刘锋上班经过时，还不断“扑簌簌”往下掉。这情景要是林黛玉在世，定会怜香惜玉，再来个葬花情怀。

刘锋一钻进办公室，案上的文件，不停的电话，把他折腾得不亦乐乎。从办公室出来，已是晚上七时多了。

夜深了，行人渐少，车马渐稀。喧嚣了一天的湖江市区慢慢安静下来。

凌晨一时四十五分，一辆无牌白色小轿车悄然驶进市区中心，在南湖大街南端的富豪娱乐城对面天桥下停住。随之从车的左侧下来一个“瘦高个”，探头探脑朝富豪娱乐城大门口张望，像是找人。

不久，大门口鱼贯走出两个老板模样的人和六名身穿深灰制服的保安。“瘦高个”即又钻回车上。

“出来了，开过去。”“瘦高个”边关车门边说。

话音一落，小车像逃命般“呼啦”一下穿过马路朝富豪娱乐城驶去。车没停稳，车上一下钻出五个手持猎枪脸露杀机的

家伙。楼上下来的八人还没回过神来，五支黑洞洞的枪口已对准他们。随即“砰！砰砰！……”十多声枪响。一个最先作出反应的西装革履老板模样的人先是快速躲到一保安的身后，枪响后拔腿就往市区中心逃去，两个持枪者追了一百多米见他拦了“的士”逃跑后，向“的士”的屁股连开数枪后快速返回。一个西装平头的人和六名保安先后倒在地上。有的在在地上打滚，有的呻吟，有的一动不动……

五名持枪者射击后，“瘦高个”“咔嚓”一下又在他持的猎枪里装了几发子弹，动作敏捷地对高挂在三楼的“富豪娱乐城”霓虹灯广告牌连开两枪，接着退到大门右侧，又对立地玻璃上的“富豪娱乐城”招牌开了一枪。之后，手一挥，五人上车快速朝东面大街逃去……

天啊！这些人杀人怎么那么随意，与猎人猎杀野猪哪有两样。一个在对面候客的摩托车仔犯愣后自言自语地说。

时间是1998年3月初。

市区南湖公安宿舍区8栋303房，灯光仍亮着。刘锋埋头在案上写写划划。他在思考春节后整治市区几类治安问题。

刘锋，四十二岁，仅一米六七身高，戴一副黑框深度近视眼镜。相貌清秀，浓眉、白净，是个文中有威，武而不俗的“儒警”，分管刑侦、技侦、治安工作。

他去年9月刚与刑警支队马国宁支队长一并提为副局长。“儒警”一下握着刑侦、治安这公安两把尖刀，人们不可思议。有人在背后议论局长林毅山“漆线”乱点鸳鸯谱。林毅山笑着说：“福尔摩斯说过：‘当你熟悉一千宗案件以后，发生了一千零一宗案件时你一定能破’。刘锋在机关滚打了十八个春秋，作过那么多调查研究，写了那么多论文、简报、通讯、报告文

学，何止熟悉一千宗案子。福尔摩斯说成的，我们还怀疑什么呢？”林毅山对刘锋的工作能力坚信不疑。

刘锋是个宠辱不惊的人，他跟林毅山说：“嘴长在别人的脸上，心挂在别人的肚里。管他怎么说怎么想。”

几个月来，为了不负重托，刘锋一头埋进刑侦治安工作里面。一面广泛调查研究，为湖江市的治安号脉；一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组织扫荡了街面“双抢”和盗抢机动车犯罪活动。这一招一式，让一些犯罪分子睁大了惊疑的眼睛。

湖江的社会治安问题是多年积聚下来的顽症恶疾，一两次扫荡只能是扬汤止沸，下来的种种问题如何去釜底抽薪呢？目前的犯罪受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的影响，在不断的升级，集团犯罪、系列犯罪、暴力犯罪、毒品犯罪已上升为犯罪领域里的主旋律。肩负着保护人民、打击敌人使命的公安机关，特别是刑警部门如何去面对、去遏制、去打击这些对抗社会、对抗人民的人类渣滓呢？特别是毒品犯罪，已成为危害全世界的共性犯罪。受巨额利润的刺激，毒枭们千方百计，极尽各种阴谋、各种暴力，让世界在颤抖，在哭泣。与毒品犯罪较量，将是现在乃至将来异常残酷的生死搏杀……

“喂，现在什么时候了还不睡？明天还上班呀！不要命啦！”刘锋在默默地思索着，妻子张静萌又一次催刘锋睡觉。

“你睡吧，别管我。”刘锋头也没抬说。

“铃，铃铃……”刘锋仍在凝神草拟下步工作思路时，一阵急促的内线电话把他的思绪扰乱了。

“刘副局长吗？我是指挥中心，刚接群众报告，富豪娱乐城门前，三分钟前五名持枪歹徒打死两人，五人受伤住院，请指示。”

刘锋的脑瓜“嗡”的一声，思绪变为现实，而且是血淋淋

的。他没作过多的询问，即对报告案情的值班员说：“立即通知附近巡逻人员、支队和城区大队领导带队马上赶赴现场，我随后就到。”

指挥中心的警察小姐还在等刘副局长作进一步的指示。电话里“嘟，嘟……”地响了起来，她有点摸不着头脑。

现场离刘锋家不到五百米，他撂下电话，司机也没叫，八分钟内小跑到了现场。

现场四周黑压压围了一大圈人，一片嘈杂混乱。大门前的马路边，留下几摊仍散发出恶腥味的鲜血，十多枚弹壳混杂着玻璃碎片散落在大门两边，死伤者已被送到医院。

刘锋正在观察现场时，东面又响起了一阵枪声。据报告，是巡警与犯罪嫌疑人遭遇，双方对峙中巡逻车撞了栏杆，犯罪嫌疑人钻进闹市区不见了。

刘锋即告诉指挥中心，通知东片巡逻的巡警立即封住各路口，辖区派出所全所出动，搜索可疑车辆。

刘锋在现场这看看、那问问。他首先询问了脸色苍白仍在发抖的迎宾小姐和几名在附近兜客的出租车司机。他没穿警服，身材又不高大，不要说群众，就是基层民警也不知道他是何路神仙，谁也没理睬他。他们只顾叽叽喳喳议论刚才发生的事。

刘锋走到一名带近视眼镜的现场勘察员跟前，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说：“我是刘锋，你告诉现场勘察的同志，务必把现场情况搞清，不能遗漏半点蛛丝马迹。”眼镜勘察员机械地“唔”了一下，没有理睬他，继续干他的活。

这也难怪，刘锋1990年从罗山县公安局调到市公安局后，一直呆在机关，很少与外界打交道，基层的普通刑警对他陌生的。谁也不知道他这个局长是怎么当上的，更不知道他会不

会破案。但谁都知道破案不是在机关里可以随意折腾、只要领导满意就行的。

现场面上的工作已差不多了，刘锋感到此案很复杂。从情况看，犯罪嫌疑人是冲着那个逃跑的香港人来的。但，作案时又扩散到保安和娱乐城。像这样的保安和娱乐城，不管有多大的仇恨，也不至于兴师动众，大动干戈。那个香港人是谁呢？

眼下自己刚管刑侦，队伍的内部问题一点也不了解，过去的情况又不摸底，眼前一片朦胧。

凌晨五时三十分，按刘锋的指示，各路调查组回到刑警支队办公室汇报调查情况。各路人马回到办公室后，刘锋扫视了一圈，在各组长的脸上，看不到案情重大的表情，倒是小菜一碟，不足挂齿的样子。他有点纳闷，二命五伤，还稀稀拉拉，过去也这样吗？

刘锋习惯地抿嘴拧眉，不苟言笑。

现场勘查组，现场访问组，外围调查组，外围搜索组，重点线索排查组一个个介绍了情况并谈了意见。汇报中，刘锋在笔记本上记下：两名死者一人叫曾志红，男，三十一岁，当地人，富豪娱乐城老板杨天宝的司机。一人叫邓伟平，二十六岁，大学文化，湖南常德安乡人，五名伤者中两人重伤三人轻伤，是周平负责管理的保安，均为安乡人。当晚逃脱的是该娱乐城的老板杨天宝。各组汇报完后，刘锋把目光转向一直没吭声的副支队长罗伟群。

罗伟群隔着眼镜瞄着刘锋，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罗副支队长，谈谈你的看法。”刘锋的话音很轻，但轻中有力。正在想心事的罗伟群以为情况介绍完了，该刘锋安排工作了，没作丝毫准备。经刘锋一问，他一时显得有点窘，忙说：“大家汇报得很全面，我没什么补充的了。”

刘锋不明显地轻摇了一下头，他取下眼镜揉了一下眼睛，一顿一挫地说：“从各组汇报的情况看，情况基本清楚了。对该案的看法，我跟大家有点分歧。大家认为这是一起流氓斗殴案件，我认为这是一起有准备、有预谋的铲除异己，宣泄对娱乐城某方面不满情绪的枪杀案件。”说到这里，刘锋停顿了一下，只见大家脸上露出惊愕之色，罗伟群还是那种表情。

“为什么呢？”刘锋接着说，“持枪者是从外面有备而来的，受害者一方丝毫没准备。双方没争没吵，这哪是一般的流氓斗殴。歹徒追杀香港人和保安，从现场反映的情况来看，目标应是逃脱的杨天宝，杀司机和保安是扫除障碍而已。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明后两天的工作先抓三项：一是立即传讯娱乐城老板杨天宝和主管，全面调查当班服务员，弄清近期有谁要求看场的，特别要了解杨天宝，近期与什么人发生过矛盾没有；二是到医院了解五名伤者，弄清近期他们有谁与什么人结过怨，有谁与他们争场看；三是全面摸查全城的黑恶势力，逐一查清案发时他们的行踪去向。这两天如果没有重大线索浮出来，先集中做好以上工作。”

刘锋不容置疑说完后，见与会者还是脸露怀疑之色。只有坐在北角的一名中国刑警学院毕业的刑警支队一大队长邬文龙和辖区的黄汉新所长情形有点激奋。他知道，在场的只有他们两人接受了他的意图。他不得不加重语气说：“此案明天一早就会满城风雨，领导也必然过问，大家必须高度重视，谁失职追究谁。军中无戏言。”

完了，城区的林春生大队长突然说：“忙了大半夜，大家都累了，先休息，明天下午五时准时到这里集中。”刘锋愕然，以为听错了，“什么，现在休息？”他不解地问。“对，先休息。”罗伟群补充道。

“乱弹琴，这是休息的时候吗？”刘锋生气了。他说：“就是再累，累得趴下了也要先把手上工作做完再说。”

极不情愿的罗伟群和林春生只好把队伍再次摆开。大家走出办公室后，刘锋的心一下像乱云飞渡，没点头绪。他知道，自己刚分管刑侦，还没有组织侦破过如此重大的案件，既不能知人善任，又没有专业的权威，加上此案复杂，简直是黑夜看山，说不清道不明。

天已亮了，阳光照进了办公室，澄红澄红的。初春的早晨凉嗖嗖的，刘锋搓了搓冰凉的手，揉了揉涨疼的太阳穴，伏在台上刚想打个盹，手机响了。

“刘锋吗？富豪案件刚才指挥中心已告诉我了，这是犯罪分子在向你们逞威呀。请你务必尽快露两手给犯罪分子看看，想尽一切办法把案子破了，让犯罪分子知道你刘锋不好惹……”刘锋刚接完林毅山局长的电话，市委常委政法委叶书记又电告他要如此如此。刘锋心里像压了一块铅，脑子乱透了。他踱出走廊，一阵凉风吹来，他清醒了一点。

早晨的空气特好。刘锋的思绪一下转到前些时候林局长跟他谈的话：“刘锋啊，把刑侦、治安两负重担压给你，我是于心不忍的。但也没更好的办法。你肩上的担子不仅很重，而且很危险，生与死的考验将会随处伴着你。你既要充分依靠广大民警，又要发挥你的智慧，要用智慧与犯罪分子作斗争。犯罪分子一般都是低素质的，我们的队伍都是高素质的，我们没理由斗不过他们。就看你怎样用兵，怎样把你的智慧发挥出来。”林毅山知道刘锋的特点，此人不仅娴熟全局的业务，聪明，肯干，敢干，有一股一往无前的拼劲。

刘锋长期从事的是运筹帷幄的室内工作。他对湖江市的治安是了解的，他知道自己面前的路有多曲折多崎岖。林毅山找

他要他分管刑侦、治安工作时，他沉默了足足五分钟后才说：“我答应你干两年，两年后你另选高明。”

“为什么？”林毅山不解地问。

“湖江市的治安你是知道的。这些年，由于一直没有主官去驾驭全局，全盘都乱了。民警开枪杀人，民警与武警互相残杀，民警与疑犯称兄道弟，治安问题一团糟。涉枪案件名列全省第二，黑恶团伙名噪海外，赌场遍布，毒患严重，车匪路霸，抢劫杀人，走私猖獗，群众怨声载道。两年时间，七百三十天，不仅要与犯罪分子展开一场场搏杀，也要与来自内部方方面面的阻力周旋。时间再长的话，不是累死就是被人害死。你还是让我多活几年吧。”

林毅山听了，也沉默了五分钟。“唉，到时再说吧。”算是回答。

刘锋的思绪又回到眼前的案件。凭他的感觉，这绝对不是一宗突发性枪杀案件，而是一宗有预谋的恶性案件。马国宁副局长从1992年任刑警支队长以来，就从来没动过那些背靠靠山、手中有实业、手下有打手的黑恶势力。这些人设赌招娼，看场收数，恃强凌弱，为所欲为。而公安机关却抓了放，放了抓，群众苦不堪言。特别是隐藏很深的制毒问题。刘锋在科室工作时，多次接到群众的举报，各地公安机关也先后发现过制毒加工厂，时隔多年，一直没有摆到重要位置过……

1997年省委某副书记到湖江市搞治安调查时，刘锋参加了。当时浮出来的最有势力的黑恶团伙有四个。这些团伙，有的是当地人与外省人勾结而成的，有的是香港黑社会与当地烂仔组成的。这些人几乎无一例外，都以看场收数、欺行霸市、设赌招娼为职业。“富豪”枪杀案的目标是对着老板杨天宝来的。哪帮家伙敢作这样的案件呢？为何如此胆大妄为？刘锋一

无所知，心里沉甸甸的。他觉得，对手在等着看自己的笑话。

下午四时五十分左右，刘锋正在办公室与邬文龙研究下一步工作时，又一宗案件把正在调查的专案组的力量牵扯过去。

专案组在四处寻找枪杀案当时幸免的杨天宝时，杨天宝被一阵乱枪杀死在湖江桥头的一辆奔驰小轿车里。

杨天宝，男，四十二岁，香港人。在湖江混迹多年，过去从事走私活动，近几年主要是捞偏门为生。人较胆小，不惹事，没有仇家。

刘锋闻报赶到现场时，见那奔驰车撞在湖江桥头左侧栏杆上，车头司机位的玻璃已碎，玻璃散落一地。死者杨天宝满头鲜血，俯伏在方向盘上。他的太阳穴、颈部各中一枪。看毕，刘锋的青筋鼓胀，点燃一支烟死命地吸喷起来。

据技术人员分析，歹徒是近距离开的枪。

此案是昨晚枪杀案的继续。对手是一伙穷凶极恶、非置杨天宝死地不可的家伙。湖江，有哪帮家伙敢如此猖狂呢？

“局长，你看。”邬文龙大队长右手托着几粒晶体状的碎粒对刘锋说。

“先别嚷，再仔细检查一下。”刘锋说。

“局长，这是杨天宝向老板的求饶信。”邬文龙大队长又从车头钻出来，拿着一份发了黄的信笺说。

刘锋快速把信瞄完，信的内容让他倒吸了一口凉气：“那批货黄了，是麻黄素出了问题。”这不是制冰毒的问题吗？这几年，湖江地面已多处发现制冰毒遗址，一直没个结果。会不会是同一个问题呢？想到此，他把邬文龙拉到一边说：“此事非同小可，现在仍不宜声张，你自己另做一份搜查记录锁进保险柜，需要时再拿出来。”

邬文龙对案件的复杂性还没作过多考虑。刘锋一说，他“哦”了一声，表情瞬间从木然变为愕然。

刘锋决定在指导思想上并案侦查。工作则分两层进行，公开调查和秘密摸查相结合。

“喝！……”

“干杯……”南山大饭店 313 房，一群西装革履的人在猜拳喝令，一个个喝得瞪眼红脖子。坐在中位的马国宁副局长今天满面春风，喝得特别痛快。坐在马国宁右侧的罗伟群虽然有点傻气，但也知道马国宁今天高兴的天机。

马国宁四十多岁，黝黑，圆胖，略显下垂的浓眉下，嵌着一双有神的眼睛，鼻子不大，双唇偏薄。他与刘锋给人的印象是一武一文。他任刑警支队长多年，过去身边经常围着一大群人，领导层的，大款，黑道的，内部民警的。好不威风，好不潇洒。自从他被提拔为副局长后，林毅山局长没安排他分管刑侦工作。他先是惊讶，继而几天食不甘味，睡不安稳。他曾四处活动了一阵子，把刘锋说得一无是处，对林毅山用人不当也有微词。无奈，林毅山态度明朗，将一切说客拒之门外。马国宁只能等着刘锋的笑话。谁知，刘锋的各项工作风风火火，轰轰烈烈，与他过去的情况形成反差。两相比较，高矮分明，马国宁气得跳脚，他不解刘锋这个平时不吭不声的人会像醒狮一样，不威则已，一威惊人。

正当他绝望之时，今天上午听了罗伟群向他汇报昨晚刘锋分析案情的情况，近些天的闷气和怨恨一时烟消。他想，此案太大了，只要刘锋破不了，我马国宁就有再度出山的可能。一高兴就七呼八拉把原来的几个老部下和几个能帮他斡旋的社会名流邀来喝酒。

“你们都听罗伟群讲了吧，一宗非常明显的突发性流氓斗毆案，刘锋竟说成是有预谋有准备的铲除异己的枪杀案。这样的案件我见多了，不用眨眼也知道怎么回事。咳！刘锋呀刘锋，你等着瞧好戏吧。”马国宁得意忘形，说得有滋有味。

“马局长，我看这宗案件确有点玄，你说这样的案件你见多了，你能给我们说说你破过这样的案件吗？”一个在楼上开桑拿的香港冯老板问。

“对，我们早闻马局长的大名，很想知道马局长是怎样破案的。”冯老板的助手附和着。

“呸！这样的案件用得着兴师动众吗？谁家的孩子谁家抱，各家打死各家埋。哼哼！……”

“怎么，这样的案件不用破?!……”冯老板大惑。

“不这样怎么办？这些人你不要小看他，没有后台撑着谁敢乱动？你要真的把这些人抓起来，麻烦可大了。谁也不傻，找那烦恼干啥？做个样子，做做双方工作，把事情摆平就行。这几年不是这样过来了，不也过得挺好吗？哈……哈哈！”马国宁一番宏论，把冯老板说得更摸不着头脑。

在旁的罗伟群和林春生一味地点头称是。

“为昨晚的案件干杯！”林春生不愧是马国宁手下的巴儿狗，他最先举起了酒杯。

“为马局长早日分管破案干杯！”一直缄口不言阴着脸的南粤实业有限公司老总胡波起位附和。

“我马国宁是个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的伟君子，只要在位心照，我愿为大家两肋插刀。”马国宁进一步动情。

“好了，不喝了！到楼上桑拿去，让刘锋忙去吧！”胡波喝完最后一杯酒站起来说。

“诸位请跟我来，”冯老板不胜酒力，胡波话音一落，他马